

我家住在运河边

草坝 地名里的水工智慧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大运河逶迤绵延，行至市区解放桥一带突然拐了个弯。千百年来，这里水流冲刷不断，塑造了一个名为“草坝”的地方。

在许多老沧州人的记忆中，每到汛期，湍急的河水直冲堤坝，容易出现险情，历史上，这里曾多次决口。民国二十二年版《沧县志》的地图中，就记录下了这个地名。

为何叫“草坝”？近日，57岁的市水务局工程师寇金星告诉记者，这里其实隐藏着古人治水的智慧。

爱好与专业擦出火花

冬日的下午，记者在运河畔四合街附近的民居里，见到了寇金星。

案头是一张民国时期的沧州老城地图，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地名记录了老城曾经的面貌。老街巷、老建筑，还有很多地名仍在更新中。一旁是堆得将近一人高的书，这些书都和运河有关，和沧州老城有关。

寇金星本不是沧州人，20世纪80年代，他分配到了原沧州市水利局工作。从此，沿河而行，走遍了沧州的大部分水域。而走得最多的就是运河。那时，老师傅领着他，一边走勘测，一边讲述运河故事。后来，他又住到了运河边四合街上，古建筑、地名、老街巷……沧州老城的一切都令他着迷、向往。于是萌生出一个想法：将这些老街巷、老宅院或建筑的名字标注在地图上，为世人留住曾经的记忆。

利用业余时间，这幅地图在他笔下不断更新——几十个胡同被标注了确切的位置和名称；曾经繁华的运河渡口，他不断勘测、寻访；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，还原了城区的水系、堤坝；许多消失已久的宅院、庙宇、医院、学校，在他的努力下，“复活”在了地图上……

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有了许多新发现。不久前，寇金星在多篇专业文

章里看到了一段关于埽工的介绍，似曾相识的感觉让他在脑海中不断搜索。“解放桥附近的草坝，是不是也因此得名？小小的地名里竟隐藏着古人治水的智慧。”爱好与专业擦出的火花，让寇金星兴奋不已。他继续查找着相关文献和史料。

曾经，在多幅老地图中看到草坝的名字，也在许多老沧州人的描述中听说过这段故事。如今，所有的猜想都得到了专业的印证。草坝，其实和运河的水势有关，所以，百年前的地图上就留下了这个名字。”寇金星说。

“开了草坝，水淹天下”

在地图上，寇金星指出了草坝的位置——顺着解放桥南岸南行百米，南湖与运河之间的河堤处就是草坝。

他说，运河转弯急，水流直接冲顶河堤，土质的河堤受到水流强力冲刷，造成岸坡坍塌甚至决口。历史上，这里是一处著名的险工，每到汛期，水势上涨，经常决口。而且，这里的运河是半地上河，地势高，一旦决口就会直接威胁沧州市城的安全。于是，有了“开了草坝，水淹天下”之说。

站在草坝，仔细端详运河和南湖的水面，会发现运河的水面明显比南湖的水面高出许多，让人真切体会到险工之“险”。

其实，南湖就是因草坝经常决口冲击而成的。历史上，水月寺原本也在南湖一带，因草坝经常决口，被迫迁移到了城北盐场一侧。

关于草坝，衍生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。当年，地方官员听信一说法，找来“冯”姓、“卜”姓的人家住到附近，寓意“缝补”河堤。

传说虚幻神奇，但卜家糖坊确实存在过。老沧州人都知道，出了南大门，往南走几十米路西，就是卜家胡同，胡同里曾有个卜家糖坊。

还有人说，草坝南侧曾经有一座龙王庙，就是为了镇水而建。

小地名里蕴藏着大智慧

那么，这里的河堤为什么叫草坝呢？

寇金星说，古代先人们在几千年与洪水斗争中，发明创造了伟大的堤防工程——埽工。埽工是以庄稼秸秆、芦苇、柳枝、土石分层捆束制成的河工建筑物，可用于护岸、堵口和筑坝等。通俗地说，就是用上述材料，裹捆成直径二尺多粗、数丈长的圆柱形物体，用木桩、麻绳等固定在堤岸上，抗御水流、风浪对河岸的冲刷，防止堤防坍塌。

埽工还常用于堵复决口。在缺乏生产力、没有任何机械的古代，不能像现在一样用先进的技术和抢



寇金星根据老县志绘制了地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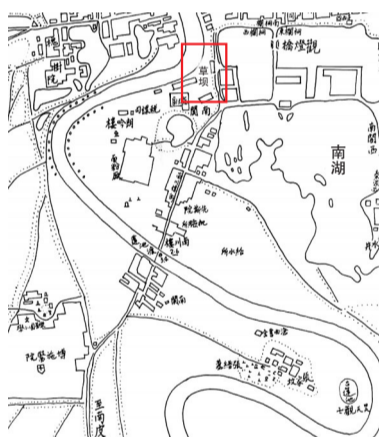
险方案，单纯抛投土石会被急流冲走，因此，埽工就成了有效的堵口抢险手段。比如，明代万历年间，治水专家潘季驯主持堵塞洪泽湖高家堰大堤的决口，开始用其他方法屡堵不成，最后是用埽工复堵成功了。

埽工是中国水工建筑中的一大发明，也是世界河工史上的杰作，充分反映了古人的治水智慧。自从有了堤防，保护堤防、堵塞决口，就成了治水防洪的主要内容。于是，一种能抵抗水流冲刷、护堤塞决、简捷易行的河工建筑——埽工就应运而生。

在古代，河流主要险工处都设有官方防汛机构——浅铺，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筹集埽工物料。如《漕运通志》记载：每浅的具体管理者为“老人一名，夫十名，什物一十六件，岁办桩一百一十根，草八千束，树多寡不一。”其中桩、草、树皆为埽工用料。

埽工的制作方法是，先选择宽平的地面作为埽场，在上面密铺草绳，再在草绳上铺梢枝和芦苇一类的软料，软料上再压一层土，土中掺些碎石，再用大竹绳横贯其中，称为“心索”。然后，将这些料捆紧，并用较粗的苇绳拴住两头，埽捆就做成了。这种埽的体积很大，往往需要众人一齐用力，才能将埽捆推下水。

为了解决南湖一带运河大堤的防冲和决口后的堵口问题，沧州的



草坝在南湖与运河东岸之间

先民也运用了埽工。由于外观上就像草筑的堤坝一样，因此就有了“草坝”的称呼。此处草坝也叫“南草坝”，盐场附近的草坝叫“北草坝”。运河上，凡是有“埽”字的地方都有埽工这种防汛设施，主要用于一些大的弯道。比如兴济减河有“大埽湾”“小埽湾”等。可见，古人在起地名时十分考究。

“埽工产生于先秦时期，汉代大量应用，宋代技术趋于成熟，元明清代在全国应用。自诞生以来，因其制作简单、材料易得，造价低廉、作用显著而被广泛应用，一直到现代，仍应用于防汛工作，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寇金星说。

共同经历战火考验 回乡务农一生奉献

——忆我的父亲母亲

张寿松

我的父亲张富春生于1917年12月、母亲赵杰生于1928年1月，二老都是抗战时期参军、入党的老革命，在同一部队分别服役了13年和6年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们自愿复员，回乡务农。

虽然已去世多年，但二老的谆谆教诲，仍时刻鞭策着我；他们的音容笑貌也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每当想起，内心便油然而生对二老的崇敬、感恩和怀念之情。

我的家乡是青县大孝子墓村，父母在世时，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讲他们在抗战时期当兵打仗的故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38年11月，父亲报名参军，成为八路军115师的一名战士，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其中，两次战役令他印象最深刻，那就是1943年河南郭小寨战役和1947年湖北大别山李家集战役。

打河南郭小寨战役，是为了消灭盘踞在当地的反动会道门头子、汉奸孙步月。他早年投靠日军，网罗了一些恶霸地主、流氓、土匪，组成反共自卫团，专门对抗八路军及抗日干部群众。百姓对其恨之入骨。

1943年4月，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、参谋长曹里怀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，正式打响了对孙步月部的战斗。

4月16日，战斗打响。父亲所在的七团二营四连在炮火掩护下，组成爆破组，开辟通道。至17日6时，打退了敌人多次反扑，迫使敌人退缩到小围寨核心据点内。18时，部队炮火开始对小围寨碉堡、炮楼轰击，打得敌人狼狈不堪。

经过三昼夜激烈战斗，七团部队完全占领了郭小寨，全歼守敌。这次战斗攻克了孙步月盘踞7年之久的顽固据点，解放了深受煎熬的人民群众，是冀鲁豫军区第一个大胜仗。

湖北大别山李家集战役，是父亲跟部队挺进大别山后同国民党部队打的又一场硬仗。

李家集城高池深，抗战时，日军又在城西北角建起了一座高20余米的大碉堡，李家集更为易守难攻。10月8日傍晚，父亲随部队包围了李家集。

为了此次战役，我军除准备了大量的云梯、手榴弹等，还借助村庄、农作物作为掩护，深入前沿。晚10时，战斗打响了。18团首先从城北发起进攻，与此同时，我主攻部队17团在步、机枪火力的掩护下，从东南角向李家集发起猛攻，没过多久，多路解放军已逼近城头，他们向上甩出手榴弹，奋勇攻城。同时，前往中原独立旅旅部带着一门从敌军手中缴获的迫击炮，加强了进攻火力。晚10时，解放军的第一发炮弹准确命中了南门城楼，接着又是两发。战士们随之如潮水般涌进了城，此时，敌军已无力抵御。

在这两次战役中，父亲都负了重伤，右肩胛骨折、右脚横贯通枪伤伴随了他一生。

父亲生前经常对我们说，自己当了

13年兵，除了行军就是打仗，那时，真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就

随部队一边行军打仗，一边利用休息时间识字、学习文化知识，在战火的淬炼下，不断成长进步。10多年来，他多次被部队表彰奖励、提拔重用，先后担任班长、排长、连长、营教导员，后任湖北军区卫生学校校长，成为正团职军官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父亲从作战前线来到保定市，当时部队安排他到保定干部学校学习3年，学习结束后转业到地方相应的岗位工作。但当时家里老人需要照顾，父亲决定复员回家。他们复员回家时，部队给了一万多斤小米，直接用大马车送到村里。

父亲复员回家后，上级曾让他去乡里工作，但被父亲婉言谢绝。他说，我是想安排工作，就在部队转业、不复员了。后来父亲在村里担任了党支部书记，一干将近30年。

父亲从部队回到家乡，之所以不断成长进步并得心应手地工作，得益于他坚持不懈、孜孜不倦地学习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复员回家多年后，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看书，他对《烈火金刚》《红岩》《林海雪原》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书非常感兴趣，一有空就坐在炕上阅读学习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乡亲们听。他的讲述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，时常得到人们的好评。

我的母亲赵杰是河南省南乐县善缘疃村人，那年父亲的部队来到这里，她就报名参加了军，参军时只有17岁。在部队，她主要做后勤卫生工作，后在湖北卫生学校担任调剂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母亲随父亲从保定复员回到了家乡。她任劳任怨地参加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，后来在村里担任了卫生保健员和接生员。母亲接生技术好在四里八乡是出了名的，所以周围村庄的乡亲们愿意找她，母亲也有求必应、随叫随到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的药箱时刻不离身，经常有半夜三更来敲门求助，母亲背起药箱就走。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她，同时还是父亲的“贤内助”，洗衣做饭、缝补衣裳、伺候老人、下地种田……在母亲的操劳下，我们兄妹四个人长大成人、成家立业。

小时候，父亲和母亲我们要求非常严格，父亲经常嘱咐我们不要忘记本，要艰苦朴素；不要骄傲自满，要虚心学习；不要懒惰贪占，要走正道。

父亲母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、战斗的一生，也是奉献的一生、光辉的一生。他们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物质财富，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，时刻激励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奋力前行。

红色记忆

任丘八旬老党员深情回忆根治海河 “那是一段难忘的经历！”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1963年8月，由于上游山区连降暴雨，海河多处堤防漫溢决口，滔滔洪水肆意横流，海河流域一片汪洋，千里沃野尽成泽国。灾情发生后，河北省立即成立防汛救灾指挥部，全省迅速投入到抗洪抢险斗争中。1963年11月17日，毛主席挥笔题词：“一定要根治海河！”从此拉开了根治海河的大幕。

60年过去了，当年的壮小伙儿已经成了耄耋老者。86岁的李树伟是任丘市永丰路办事处季家铺村人。他曾参加百团大战，随部队转战南北，是一位有着55年党龄的老党员。

说起当年根治海河的往事，老人仍感慨万千。

白洋淀是大清河水系中游的滞洪区，有多条河流汇入淀中。8月初开始，白洋淀水位不断上涨，几万人走上堤坝，从十几米远的地方挖土运过来，加宽、加固。

“1967年春，大地还没解冻，我们就推着独轮小车，带上铁锹、行李就出发了，饿了就吃些自带的干粮，渴了就喝井水，步行几天来到了青县。”他说。

寒冷的冬季，河堤上的冷风像刀子一样割得脸生疼，不少人手冻裂了口子。“为了赶工期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概念。每天天一亮就上工、天黑才下工，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0个小时以上。”李树伟说。

1970年秋，他在天津市参加永定新河施工；1971年至1972年，在盐山县挖漳卫新河，参与白洋淀复堤工程；1976年，开挖子牙新河……他说，能为根治海河尽一份力，感到非常光荣。

参加根治海河运动，也把他锻炼成了一个不怕困难、乐于奉献的人。

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凭着对党的忠诚和热爱，多年来，李树伟一直在村里义务担任宣传员，及时把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向群众讲解。他酷爱读书和写作，自费建立阅报栏，还义务为大家送报纸。

李树伟对学习情有独钟。每天晚饭后，是他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，一学就是3个小时，学习的资料是他专门到北京买的。这几年，光学习笔记就记了十几本，他也成了村里的“农业专家”。春耕要选什么品种、庄稼生了病虫害用什么药，村民们都愿向他请教。多年来，他笔耕不辍，80余篇在省市级报刊上发表，还整理出版了《甘薯科学发展观》等书籍。

李树伟平时生活俭朴，但当别人需要帮助时却从不犹豫，汶川地震、雅安地震他都主动捐款。

如今，老人身体健康、生活富足、儿孙孝顺。他总是对身边的人说：“我还要为国家、为人民多做事！”

跨越36年拍摄 两张照片记录“杂技大王”绝“顶”技艺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日前，摄影师王少华在朋友圈晒出了他跨越36年拍摄的两张照片。两张照片的主人公都是“杂技大王”于金生，而且表演的都是顶文具的杂技绝技。王少华感慨：真是36年的回味、36年的情缘。

王少华介绍，第一张照片拍摄于1987年，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就在这一年举办。为报道好这次杂技盛会，在《沧州日报》摄影部担任记者的王少华，来到“杂技之乡”吴桥。“都说吴桥杂技‘上到九十九，下到刚会走’，吴桥杂技，人人会一手”。怎么用镜头语言来体现？我决定深入吴桥农家小院、田间地头及大运河畔，寻找群众练杂技的精

彩瞬间。”

王少华说，他当时请采访过的“杂技大王”于金生当顾问，采访地点很随意。走到田间地头，看到一个农民正赶着驴子耙地。于金生就走了过去，和农民寒暄几句后，借过农民手中的大耙，当起杂技道具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以下巴为支点，把近100公斤、带着泥土的大耙迅速顶了起来。王少华一边惊叹于金生功夫了得，一边赶紧按下快门，留下这难忘的瞬间。

今年，乘着第19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举办的东风，于金生在故居建起了“国家级吴桥杂技非遗传承基地”小院。王少华前去祝贺。提起当年顶耙的故事，于金生仍记

忆犹新。小院里放着一个楼。王少华开玩笑地说：“这个楼今天还能顶起来吗？”

“估计问题不大！”于金生慢条斯理地说。

王少华想，当年顶耙时，于金生是三十出头的小伙子，36年过去了，如今他已是70岁的老人。还能顶起楼来吗？

于金生让人把楼抬到小院外。他脱掉皮棉衣，一声大吼，迅速把楼顶了起来！王少华也快速按下快门，留下了第二张珍贵的照片。

王少华介绍，于金生是国家级吴桥杂技非遗传承人、吴桥杂技协会主席，至今仍在为吴桥杂技奉献着力量。他惊叹，吴桥杂技老艺人的功夫了得！不减当年！



1987年，于金生田间地头顶耙。王少华摄



今年，于金生在自己的杂技小院前顶楼。王少华摄